

書

法

## 書法組評審感言

### ● 李蕭鋸

被賦予象形意義的中國文字，在草創的初期便以一種千姿百態的面貌展現它驚人的視覺審美興味與魅力；從最早的甲骨文、篆體、隸書等古文字，乃至通過行體、草體而發展成熟及定型化的流行於今日的楷體，在實用的目的之外，各種書體無不涵蘊一種優雅欣喜的藝術氣息，它們豐富中國人的生活品質，美化炎黃子孫的生活空間；即使綿延了數千多年，它的光華、輝耀及無邊的視覺魅力依舊散發在我們的四周，乃至於光寰四射達整個世界。

比較遺憾的是即將進入廿一世紀的中國文字，可預見地會被電腦制式化的刻板書體，那種純粹的視覺記憶及手鍵輸入法取代，它傳統的手寫式書法趣味及書寫創意必然地遭遇空前的破壞和阻絕，而難現生機，至少在現今幾乎完全電腦化的二十世紀末尾，我們已然昇起這種憂心和相當程度的焦慮。

我們不只是憂心和焦慮具有豐富藝術內涵和外在審美況味的中國文字會被電腦取代，而是它意味著我們在傳達訊息時雖然同樣使用手指和手臂，但書寫的趣味已蕩然不存，那種透過心、眼、手一線而成的書寫產生美的認知，很可能走入歷史，倘且它的創造生機極可能也因此被現實無情地扼殺，中國文字的意義將只能是純粹地文字意義，而不存在或者說很難再造書寫或書法藝術的本質意義了。

也因為如此，這種種困境之下的當今社會，還能有許多人默默地在為這古老的傳統藝術付出心血、時間乃至全部生命，契而不捨地投入書法創作，不僅為他們自己也為所有使用中國文字的中國人或外國人宣誓這門即將慘遭滅絕的書法藝術，有信心再造它們的光輝；有希望再現它們的生機。肩負著全民藝術教育的國立藝術教育館，每年舉

辦這款的競賽，其意義深遠及重要，自不待言。

回顧歷年參展的內容、面貌及書寫品質，有起有落、時好時壞，這現象多半視客觀環境而定；譬如政府或民間倡導的努力與否，以及獎品獎金的高下，都能左右甚至遷動參予者的質與量。如果藝術教育館的宗旨是在教育，那麼，書法競賽的目標也將是以教育為旨。換句話說，大前提之下，應是為提倡書法教育而舉辦的書法競賽，競賽是不得已的手段，目的還是提昇書法教學、書法教育乃至書法藝術的傳承。因此參予者應有這種使命感的認知，將較競賽獲獎的心理，健康且具有深遠意義。

在這前提之下，主辦單位當然期望各種書體乃至各種面貌都能全面開拓，而不應祇是限定或止於某種書體偏好或獨愛，我這麼說的目的是因為有許多參予者過於在意被主辦單位錄取獲獎而得到較高名次的作品，會有一面倒的取向；以為去年的首獎寫的是隸書，或得獎的多傾向隸書，則一窩蜂地勤練隸書，想取得評審委員們的青睞，這便大大違背了舉辦宗旨，相去書法教育的美意遠矣。很不幸的是，在利欲薰心的驅策下，還是許多人禁不住那種誘惑，一味地在名利裏面鑽營，背離學習書法而產生的生活樂趣、審美感受，和它受用不盡的實質內涵，漸形漸遠。這種損失比不獲獎更大，能不令人反省再三？

可喜的是今年的參與者增加，顯現當前書法教育仍有可為，最起碼，書寫的人口沒有預期的減少，多少可以慰藉那份憂心，內容品質在某些書體的表現，可圈可點，甚至比往年都好，但在某些書體，則相對遜色轉弱。一般說來，臨摹仿作的功夫多能熟稔周到，但創意性較少，原因之一是參予者多獨攻一體或專擅一門，少有全面學習、旁

通而又能深化。事實上，書法藝術各體之間，並非壁壘分明沒有通渠，中國文字的發展是逐步漸進緩慢地變革，因此，書體面貌雖異，但它的本體質性炯然分明歷久不變。作者應把握這種內涵，無論選擇那一種書體，都能當下進入書法本體的興味勝況中優遊任運，享受芳美的藝術情境，讓藝術回到現實面滋養受用，潛移且默化我們心智體身，昇華並淨化我們的靈氣精神。如此，書法教育於焉有成，「藝術生活、生活藝術」的目標於焉可以期待和可以讚賞，願此與所有愛好書法藝術者共勵共勉。

我試著談談獲獎的幾位先生們的作品內容。

首獎的宋良銘先生的篆書深得篆書筆法靜穆沉穩內在張力，復能入古轉新，將繪畫中乾濕濃淡的變化移進毫端，字體以金文與小篆參差交替，呈現複合性中國古文字篆體豐富多變的面貌，且不失規矩方度，充分顯現中國象形文字圖騰之美，是難得之佳構，值得喝彩。落款部份與本文相較，行書稍嫌規矩，右肩提起後的橫線傾斜部分顯得過於平行一律，期待能再精進。

林耀宗先生專攻魏體書法，偏愛趙之謙行書風貌，滲入顫筆澀意，技法極熟練靈巧，全幅佈局雖依楷體位置行間規格方整，卻衍生另種新意，與趙字原貌有別，入法出法，旁通導引，成績可圈可點。若能大幅度自其他魏體由內在轉化會更為理想。

林河源先生經營楷體有很好的體會，特別是來自褚字的細筆細壓輕頓，舉止有節，單字如此，長篇巨幅也有一種輕妙的韻律，疏朗自在，加入了張即之和智永的楷意後，更形厚重，像音樂飄來，能深烙心版。果能經略一點先秦古文的樸茂質味，將更上層樓。

施惟迪的睡虎地漢簡，無論承古變新都有獨到的功夫，特別是濃漲開的起筆和枯澀飛白的收攝，都有一種撲面的新意—字中有畫、畫裏含字。唯「今」上岳陽樓字形有異，與三獎失之交臂，甚為可惜。

呂耿明也寫趙撝叔魏碑行書，行氣章法，布置間架都屬上乘之作，與趙體原形無分軒輊，也因為過於酷似趙字，評審不能獲多數高分，可見書法藝術仍貴乎創新。有自己的主張，當自己的主人。

草書很難，大家都對它有一種期待，期待在參予者作品中看出它的未來、它的新貌。陳豐澤先生的草書行筆暢快，與李白詩文某些意境相合，但書法畢竟還是書法，講究更形豐富的表現手法與內在蘊涵，偶而有澀筆慢板、抑揚頓挫、急緩相續，不能不說是一種變化。它和音樂節奏詩詞曲律同出一源。

本屆的評審過程之繁複嚴謹，只有參予的評審委員才能道出個中滋味，大家心口一致力求公平，但這是競賽，僧多粥少，難免有遺珠之憾，如果你沒有獲獎，絕不代表你的成就不受認同，君不見評審大老們常常站在落選的作品前惋惜不已嗎？